

形神兼备 情贯于中

——浅谈京剧《挑滑车》的表演艺术

李广秋

京剧武生在京剧生行里占有重要地位。武戏在京剧剧目中也占有相当的比重。武生分“短打”和“长靠”两工。短打戏如：《三岔口》、《四杰村》、《探庄》、《连环套》、《恶虎村》、《骆马湖》、《打店》、《打虎》、《狮子楼》等；长靠戏有《挑滑车》、《战冀州》、《两将军》、《青石山》、《火烧裴元庆》、《螺丝峪》，和不扎靠、只穿箭衣和厚底的长靠戏，如《八大锤》、《艳阳楼》、《英雄义》和《状元印》等数以千计。

《挑滑车》是长靠武生的重头戏，需要演员有深厚的长靠功底和技巧。这个戏不仅通过唱、念动作来表现高宠的人物性格和戏剧情节，而且要深入刻画人物的内心深处，才能把人物的精神状态和情绪变化的不同侧面很好地揭示出来。用“威、闹、怒、勇”四个字，可以概括这出戏的表演。

威，高宠列于岳飞帐下上将之中，武艺高强，又是王爷的身份，因此，在第一次上场的“起霸”表演中，要突出高宠威风凛凛，气度轩昂的气势。霸要起得既勇猛，但又带有傲气。“起霸”中的提甲式的“亮相”、“云手”、“踢腿”、“弓箭步”、“骑马蹲裆式”、“跨腿”、“两整”、“整冠”、“紧甲”等动作，都必须与高宠的人物性格和剧中的特定情节相扣，否则，就是一个“连贯程式”的组合，只演程式，不演人物。高宠“提甲”出场后往前三步，“抬腿”“骑马蹲裆式”等表示试试下身的铠甲系得是否牢固，对走路有没有妨碍。左右两整，双手整冠，胸前紧甲等系列表演动作，内容都要有形体动作的精雕细刻，才能使舞蹈语汇更鲜明，把人物的威风凛凛的气质表现出来。

闹，在“派将”一场戏里，高宠原以为第一个派的就是自己。可张奎、汤怀、郑环、何元庆、牛皋等具已派完，惟独没有自己，其表演过程依次是：首先是肃待，二是紧腕子上的“小袖”，三是扯扯“靠肚子”，四是扬扬眉毛，又紧小袖，五是直竖双眉，锐裂二目，晃晃靠旗，在岳飞一声“撤去将台”后，高宠用高亢激越的声音，念出“且慢哪”，逗引出“闹帐”一节戏来。这个“闹”要把高宠请缨的雄心烈胆和急切出战的情绪表现出来。在质问岳飞为何不派他出战的表演中，高宠虽然满面怒气，语气加重，但不能过火。要

恰到好处地处理好人物关系、身份、情节和地点的特殊性。当听到“高宠听令”时，由怒转喜，“命你执掌大旗”，高宠转脸向外，脸上呈惊疑之色。当岳飞“想这大旗乃是军中之命脉，无令不可擅离汛地，违令者斩”令一出，高宠愤然接令冲出帐去。在帐外一看这不合心愿的命令，只得无奈举令而下。

怒，在“观阵”一场戏中，高宠在山头密切地注视着战场的形势，相信宋军必会取胜。岳飞第一次败走，他想这可能是岳飞的诱敌之计，没有贸然行动。等岳飞第二次败下阵时，高宠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，不听部将劝阻，违令急忙奔下山去助战。这段戏没有台词，全靠脸部的表情和眼神的变化来表达。如果这段戏表演得不充分或错认为是过场戏的话，就会使戏有断裂之感，使人物形象受到损害。高宠提枪上马，因为心情急，上马快，马被惊了，连续几个回旋，用手勒紧缰绳，走几个“马趟子”的姿势。这些外部的形体动作是表现高宠急的心情和怒气冲霄的情绪，必须做到形神合一，才能把高宠这一人物的性格鲜明地表达出来。高宠唱[上小楼]“气得俺怒冲霄，哪怕他兵来到”这支曲牌，情绪要火爆，气势要大。上身的脚、指和下身的膀、趾要紧密结合，以完整的“上下身结合”的表演，突出高宠此时此刻的“怒”字。

勇，高宠见兀术后，表演上要突出个“勇”字。兀术见岳飞败下阵来，正在洋洋得意之际，高宠拍马飞至，一枪就将兀术耳环扎取下来，穿在枪杆上，用勇猛的气势压兀术，令其生畏、后撤。与大锤“黑风利”的开打，是一个高潮部分。黑风利几次被高宠将其打倒，用枪压住，使其不能站立，以示高宠力大无比。一般演法，高宠脸朝里，背向观众，有缓气和松劲之感。而厉慧良先生此处的表演是：面向观众，大枪用刀压住大锤，戏的紧张气氛和人物的情结始终贯穿在一起。高宠的大枪“下场花”的各种枪花技巧要熟练、速度快、有力度、气势大，以表现其勇猛、强悍的武将气概。在“压马”、“挑车”段落中，用“摔叉”、“砍翻身”、“跪腿”、“搓步”等动作来表现高宠的气喘力竭和马力的不支。但丝毫不能减弱高宠的“勇”字。

责任编辑 王庆斌